

<<银孔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银孔雀>>

13位ISBN编号：9787532460236

10位ISBN编号：7532460231

出版时间：2004-03-01

出版时间：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安房直子

页数：177

译者：彭懿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银孔雀&gt;&gt;

## 内容概要

阅读片段： 从前，遥远的南方的海岛上，有一位手艺高超的织布匠。

虽说还是一个小伙子，但他织出的布的美丽的颜色、手摸上去的感觉，却无人能比。而且，像他这样热心工作的男人也是极其罕见。

一旦开始织布了，就忘记了睡觉和吃饭，一直坐在织布机的前面。

不织布的时候，他就染线。

用树皮或是草根当染料，从早到晚蹲在屋子前头，一直到染出自己希望的颜色为止。

还有，即使是迷迷糊糊地躺着的时候，也在思考着新的图案。

织布匠想让森林里常见的、大大的蓝凤蝶，在布上飞舞；想织出天上的星星。

此外，他想把大海——那蓝色的大海本身，它的声音、气息和光辉，整个一起织到一块布里面。

还不仅仅是这些呢，他还想织出各种各样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说“梦”啦、“悲伤”啦、“歌”啦、“幸福”啦，以及“过去的回忆”什么的……想着这样事情的时候，织布匠的脸颊上就会燃烧起一种玫瑰色，胸口就会怦怦地跳。

然而，贫穷的岛上的人们，来求这个织布匠织的东西，全都是一些单纯的实用品。

而且他的工具也好、线也好，也只是适合织这些实用品、粗陋的东西。

惟有织布匠的梦想大得不相称…… 银色的孔雀，古老的传说，总有些人要为那编织美丽旗帜的使命付出自己的一生……是不是所有打动人心的艺术作品的背后，都隐藏着一只银色孔雀的灵魂？是不是所有幻想出的幸福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孤独者的叹息？

## &lt;&lt;银孔雀&gt;&gt;

## 作者简介

安房直子（1943—1993） 日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日本女子大学国文科毕业。1969年发表成名作《花椒娃娃》，获第三届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新人奖，从此走上幻想小说创作之路。

其作品精美隽永，有评论家称其作品如同“在院子的一隅默默地开放的花朵”，她的作品最大的特征是想象，是“将现实沉入幻想世界的底层，很难划分出一条明晰的现实与幻想的分界线”。

她说她喜欢写幻想小说，是因为太喜欢在幻想与现实的境界之间那种微妙地变化着的彩虹一般的颜色了。

她说描绘那个境界线，让她着迷。

她的主要作品有《被施了魔法的舌头》《风与树的歌》《手绢上的花田》《白鸚鵡的森林》《银孔雀》《紫丁香大街的帽子店》《黄昏海的故事》《天鹿》《遥远的野玫瑰村》《花香小镇》《冬吉和熊的故事》《山的童话：风的旱冰鞋》《狗尾草的原野——豆腐店主的故事》《红玫瑰旅馆的客人》《直到花豆煮熟为止——小夜的故事》等，其中《风与树的歌》曾获“第二十二届小学馆文学奖”，《遥远的野玫瑰村》曾获“第二十届野间儿童文艺奖”，《山的童话：风的旱冰鞋》曾获“第三届新美南吉儿童文学奖”，《直到花豆煮熟为止——小夜的故事》曾获“第二届广介童话奖”。

彭懿，毕业于复旦大学及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教育学硕士。

著有幻想文学理论专著《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世界幻想儿童文学导读》《宫泽贤治童话论》《幻想教室》，长篇纪想小说《与幽灵擦肩而过》《半夜别开窗》《魔塔》《妖孽》，摄影旅行笔记《独去青海》《三上甘南路》《约群男人去稻城》《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片树》《背相机的旅人》《租辆废车上天堂·我的西藏之旅》《邂逅白狐·我的新疆之旅》以及译作《遭遇异人的夏天》《风的旱冰鞋》等。

<<银孔雀>>

书籍目录

银孔雀绿蝶熊之火秋天的风铃火影的梦大蓟原野蓝色的线

## &lt;&lt;银孔雀&gt;&gt;

## 章节摘录

看着她那个样子，织布匠突然冒出来一个奇异的想法：也许说不定，这些人是孔雀吧——不会是悄悄地活在这片原始森林深处的孔雀的化身吧？

从前，遥远的南方的海岛上，有一位手艺高超的织布匠。

虽说还是一个小伙子，但他织出的布的美丽的颜色、手摸上去的感觉，却无人能比。

而且，像他这样热心工作的男人也是极其罕见。

一旦开始织布了，就忘记了睡觉和吃饭，一直坐在织布机的前面。

不织布的时候，他就染线。

用树皮或是草根当染料，从早到晚蹲在屋子前头，一直到染出自己希望的颜色为止。

还有，即使是迷迷糊糊地躺着的时候，也在思考着新的图案。

织布匠想让森林里常见的、大大的蓝凤蝶，在布上飞舞；想织出天上的星星。

此外，他想把大海——那蓝色的大海本身，它的声音、气息和光辉，整个一起织到一块布里面。

还不不仅仅是这些呢，他还想织出各种各样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说“梦”啦、“悲伤”啦、“歌”啦、“幸福”啦，以及“过去的回忆”什么的……想着这样事情的时候，织布匠的脸颊上就会燃烧起一种玫瑰色，胸口就会怦怦地跳。

然而，贫穷的岛上的人们，来求这个织布匠织的东西，全都是一些单纯的实用品。

而且他的工具也好、线也好，也只是适合织这些实用品、粗陋的东西。

惟有织布匠的梦想大得不相称……一天夜里，一个男人找到了这个织布匠的家里。

借着雾，连脚步声也没有，这个男人简直就像是黑暗里剪下来的一片碎片似的来了。

男人把耳朵紧紧地贴在织布匠家的门上，好一阵子，就那么专心地倾听着从屋里传来的织布机有规律的声音。

紧接着，就笃笃地轻轻敲了敲门。

然后，也不等里头的回音，敏捷得像一只黑蝴蝶，一闪身进到了织布匠的家里。

“晚上好。

干劲真足啊！

”男人冷不防这样说。

这是一个昏暗的房间，惟有织布机那里被煤油灯照亮了。

房间的角落里，织布匠的小弟弟呼呼地熟睡着。

这突如其来的人声，吓得织布匠肩膀头一哆嗦，回头一看，只见那里立着一个穿一身黑衣的小个子老人。

在煤油灯的映照下，只有眼睛看上去是绿色的。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织布匠小心地问道。

对方压低了声音，清楚地这样说道：“我来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呢？

说不出为什么，织布匠好像是有点明白了。

他听人说过，恶魔的使者就常常是这样一身打扮，在深夜里出现的。

村子里的木匠说，不久前也是有这样一个男人说有事求他，差一点就被带到可怕的恶魔的家里去了。

半道上，他说忘了带锤子，跑了回来，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说到那个来接我的男人的眼睛，就像绿色的火苗，如果要是被那家伙盯上了，你就完了！

俺尽可能不去看那双眼睛，就这样，眼睛朝下看着说话。

接着，当他说跟我一起走时，我跟他后头走了一会儿，一看，这不是在往那片原始森林里头钻吗？

俺马上就叫了起来：啊，东西忘了！

一溜烟地跑了回来。

你问他没有追俺吗？

## &lt;&lt;银孔雀&gt;&gt;

那我可就知道了，俺连一次也没回过—— 织布匠清楚地记起来一个月前听到过的木匠的话，他猛地哆嗦了一下。

啊，对了，说起来，这样的事还不止听到过一次呢！

（终于轮到我头上了！

） 怎样才能拒绝这个男人呢？

织布匠全神贯注地想。

可是，还没等他想出来，对方已经开口说出了来意。

“有样东西务必要请你织。

” 老人的话，平静而彬彬有礼。

织布匠反而更加惊惶失措了：“这、这会儿，正忙得团团转，活儿多得不得了……” 他声音小得都听不清了。

男人毫不犹豫地走到织布匠的身边，用手拿起才织了一个开头的布，出神地凝视着：“如果要是用更上等的线来织，你织的布会更好看吧……” （更上等的线？

） 织布匠的心动了一下。

其实，就是在刚才，他还在想着这件事呢！

真想用那些高贵的人用的璀璨夺目的丝线或是金线银线，尽情地织一块美丽的布啊……男人仿佛已经看透了织布匠的心似的，这样说道：“就是请你务必用绿色的丝线、比太阳光还要上等的金线、比月光还要柔美的银线，织样东西。

” “到、到底什么地方才有那样的线啊？

” 织布匠用交集着渴望与恐惧的目光，战战兢兢地看着那个男人。

男人静静地说：“请跟我来。

” 听了这话，织布匠发出了一声尖叫：“如果是原始森林，我可不去！

” 男人的脸上突然掠过了一丝悲哀的表情。

然后，坦白地说：“我绝对不是一个恶魔。

” 他又说：“我是为了某些尊贵的人，才来上门求你的。

没有一点欺骗你或是出卖你的意思。

” 原来是这样啊！

这么一想，再一看这位老人的脸，确实是一张温文尔雅的脸。

那雕塑一般的相貌，怎么看怎么也是有来历的。

就是木匠说的那像火一样燃烧着的绿眼睛，也让人觉得是勇气和忠诚的象征。

再说了，那个木匠又没有进到原始森林里去过。

那么，说这个男人邪恶的证据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那小子是个胆小鬼！

） 织布匠这样想。

接着，又琢磨开了：（而且，要是能把金线银线绕在织布机上，织成想像中的布，就是有那么一点害怕又……） 于是，他就彻底平静下来了，问道：“原始森林里有织布机吗？

” 老人像是松了口气似的，点点头：“当然有了。

漂亮的房间里的漂亮的织布机，在等着你哪。

” 于是，织布匠下了决心，说：“那么，就陪我去吧！

” 他打算去去就回来。

说这话时，像是明天早上就能回来似的。

织布匠跟在不可思议的男人后头，出了家门。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黑夜。

只有海浪的声音。

两人排成一列，啪哒啪哒地走在隐约可见的白色的道路上。

男人光着脚。

织布匠也光着脚。

两个人的步伐是那样的一致。

## &lt;&lt;银孔雀&gt;&gt;

就凭这一点，织布匠就相信了走在前头的男人的话和心。

道路离开了大海，成了一个缓坡，向森林的方向延伸过去。

森林深处，鸟在慌慌张张地叫着。

没有风。

森林就宛若一个屏住呼吸的黑色的巨大生物似的。

“相当远了吧？”

“听织布匠这么一问，走在前头的男人点点头：“相当远了。”

大概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到过的地方了吧！

不过，你不用担心，回来的时候，也一定会这样送你回来的。

“于是，织布匠就放心了。”

男人用两手拨开繁茂的草蔓，开出一条道来，简直就像一个野生的猴子似的前进着。

织布匠只是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织布匠的心，完全被新的工作占据了。

织好的美丽的布一浮现在眼前，就是再远的地方，也要去了。

就这样，他就好像是走在前头的男人的影子似的，朝前走去。

原始森林里，到处绽放着大得吓人的红百合。

那呛人的花的气味，让织布匠的头昏沉沉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喝了烈酒之后似的。

不知不觉地，织布匠就已经忘记从家里出来多长时间了。

“还没有到吗？”

“织布匠用泄气的声音，问了一遍又一遍。”

那个男人总是回答道：“还有一点。”

“然后，就再用同样的步伐朝前走去。”

像是在嘲笑这两个人似的，树上的鸟发出了一阵尖锐的叫声。

就这样，两个人竟然走了三天。

绿色的白天与黑色的夜晚，按时交替到来。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走在前头的男人就会把那身黑衣裳，从脑袋开始蒙得严严实实；到了晚上，又会歇上一会儿，生起一堆火，烤几个香蕉。

第三天的夜里，织布匠在远远的树丛之间，发现了一团朦朦胧胧的光亮，他一下子醒了过来。

它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

“那是……”织布匠用手指着问道。

走在前头的老人点点头，回答道：“那里就是我们的塔。”

“塔？”

“织布匠心中涌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说到塔，他也只是听说过，连一次也没有看到过。

因为村子里，只有屋顶覆盖着椰子树叶子的屋檐低矮的房子。

“塔可真高啊！”

“织布匠抬头仰望着那团灯光，向往地嘀咕道。”

那男人得意洋洋地说：“是高啊。”

和这一带最高的树一样高。

这会儿亮着灯的，就是你的房间。

那个房间里，有你从今往后要用的织布机和线。

“……”织布匠不能不赞叹了。

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想，在那么高的地方，究竟织什么东西呢……正这么想着，两个人已经走到了森林深处的塔的下面。

定睛望去，这座灰色的建筑上，有好几扇没有亮灯的窗户。

从下面数第五扇、也就是说只有第五层的窗户，像点亮了一颗星星一般明亮。

“那么，让我为你引路吧！”

## &lt;&lt;银孔雀&gt;&gt;

” 男人一闪身进到了塔里。

塔里面漆黑一片，静悄悄的。

男人以熟悉的脚步开始爬起楼梯来了。

织布匠跟在后头，努力不落在后面。

然而楼梯相当陡峭，不歇口气根本就爬不上去。

“请再慢一点爬。

” 织布匠用嘶哑的声音恳求道。

老人的脚步稍稍放慢了一点。

织布匠站住了，等不再喘气了，轻声地问道：“喂，到底是谁住在这塔里？”

喏，是谁住在下面没有点灯的窗户里？”

” 想不到老人用极其含混不清的声音，唱起了这样的歌：“银闪闪的月夜里，吹来了一阵怪风，绿树的叶子被刮跑了，被刮到了千里之外的彼岸，仅剩下四片花瓣，咕咕噜、咕咕——” 织布匠一边往楼梯上爬，一边把这首歌轻轻地重复了一遍，可是一点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很快，两个人就到达了塔的第五层。

“嘎吱”一声，推开楼梯上的一扇沉重的门，就是那个亮着灯的房间。

装在墙壁上的烛台上，摇曳着一根蜡烛。

被它那青白色的光一照，巨大的织布机和金线银线一下子映入了织布匠的眼帘。

“就是它就是它！”

” 织布匠冲进了房间里，禁不住摸起线束来了。

金线银线爽爽的，摸上去是一种酷似冷水的感觉。

啊啊，用这样的线织出来的，该是怎样美丽无比的布啊…… “是要用它织高贵的人的盛装吧？”

” 织布匠干劲十足地问。

然而，老人却轻轻地摇了摇头。

“啊啊，那么是壁毯吗？”

能织出非常好看的呢！”

” 老人又摇了摇头，静静地这样说道：“想用这线织一面旗子。

” “旗子？”

就是……” 织布匠的一只手挥了挥。

“是的，织一面飘扬在这座塔顶上、正方形的大旗子。

” “……” “也就是王族的旗子。

旗子的当中，要浮现出一只大大的绿色的雄孔雀。

” “雄孔雀……就是那种羽毛漂亮的鸟？”

” “是的。

绿色的尾羽全都展开的样子。

羽毛上有黑色和银色的圆形图案。

鸟冠上是黑色的王冠。

” 织布匠闭上眼睛，试着想像起美丽的孔雀的身姿来了。

老人把嘴轻轻地凑到了他的耳边，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来：“听好了，是绿孔雀哟！”

绝对不是别的颜色！”

” “我明白了。

是开屏的绿孔雀。

我会织得非常漂亮的！”

” 织布匠低声像是呻吟一般地答道。

然后，他一想到这样的工作还是头一次，手心就痒痒起来了，恨不得现在立刻就开始工作了。

老人满意地凝视着织布匠的那副样子，说：“那么，今天晚上就睡在这里。

天亮了，就开始工作吧！”



## &lt;&lt;银孔雀&gt;&gt;

” 他这才发现，房间的一角有一张竹编的床。当看到它的时候，织布匠记起了丢在家里的弟弟。弟弟才刚刚十岁。恐怕这会儿，正在转来转去地寻找突然失踪了的哥哥、哇哇大哭呢。

（事先打声招呼就好了。织这么一面大旗子，十天二十天是不可能回去的。不，弄不好，说不定要一个月以上……） 不过，只想了一会儿，织布匠就决定把弟弟忘掉。到自己回去那天为止，村子里一定会有人照顾弟弟健康成长吧！

（如果俺能干上这样好的工作，手艺大长地回家去，就是让那小子哭上几天也行。说到底，还是这样好。） 这样一想，织布匠的心就平静下来了。有一种想稳稳当当地坐下来干活的心情了。

“ 好吧，让我明天开始干吧！” 织布匠像个手艺人似的干脆地说。一身漆黑的男人那双燃烧着的眼睛放光了，他点点头，留下这样一段话，走出了房间：“ 那就拜托了。

你的饭，我会送来。请你只想着怎样织好旗子，其他的任何事情都不要想。请不要去想知道或是去看多余的事情。

” 织布匠照他说的那样劳动着。在不可思议的塔里头，专心致志地织着不知是为了什么而使用的布。从塔的第五层的窗户里，日复一日地传来织布机那有规律的声音。

到了夜里，那个男人就会送来水和饭。不可思议的是，自从来到这里以后，织布匠一天一次、只吃那么一点点东西就足够了。而且还全都是草籽、树芽或是水果。时不时，织布匠会听到窗户底下响起“ 布鸣——、布鸣—— ” 的鸟叫声、听到风摇树叶的哗啦哗啦声，但他连朝窗户底下看都没有看一眼。

就这样，好多天过去了。要说真的到底过去多少天了，织布匠根本就不知道。好不容易在布上织好了鸟的两只脚，接下来，终于要开始织孔雀那漂亮的羽毛了。

太阳一下山，房间里就溢满了青紫色的光。桌子上，放着老人刚刚才摆上去的食物的盘子。织布匠闭上眼睛，在心中描绘起马上要开始织的孔雀羽毛的图案来了。

他的脑子里，全被工作占满了。所以直到刚才为止，一点都没有发现背后的门被打开了一条窄缝，从那里面有好几双大眼睛在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

“ 在做什么哪？” 当从身后冷不防冒出来这样一句招呼声时，织布匠觉得好像是突然听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声音。那不是用话说出来的声音——对了，要是风铃草 唱起歌来的话，大概就会发出那样的声音吧？

“ 在做什么哪？”  
“ 在做什么哪？”  
“ 在做什么哪？”

” 回过头定睛一看，只见从打开的那道门缝里，好几个女孩子正盯着自己。一瞬间，那几双绿色的眼睛，让织布匠以为是从现在开始要织的孔雀羽毛的图案了。织布匠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不停地眨巴着眼睛 门打开了，长长的黑头发的女孩子们突然拥进了房间。女孩子们把织布匠给围了起来，异口同声地问：“ 在做什么哪？”

## &lt;&lt;银孔雀&gt;&gt;

” 不知为什么，织布匠觉得有点晃眼，眼睛向下看去，张皇失措地只回答了一声：“孔雀的……”当他抬起眼睛，见那四个还很小的女孩正向下蜷着身子，目不转睛地看着织出来的布，织布匠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怎么，我还以为有一大群呢，只有四个人啊！

）四个女孩的头发上，各插着一朵自己喜欢的花。

戴着大大圆圆的金耳环。

它们让织布匠觉得格外晃眼。

因为像这么美丽的装饰品，村里的女孩子们谁也没有。

“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 织布匠嘟囔着问了一声。

只听女孩子们一个挨一个地回答道：“我是从第四层来的。

” “我是从第三层来的。

” “我是从第二层来的。

” “我是从第一层来的。

” 不管是哪一个，都长着同样的面孔。

简直就像是一胎生下来的四姐妹似的。

“是这样啊！”

这么说，你们是这座塔里……也就是那四片花瓣吗？”

” 织布匠想起来的那天，那个引路的男人嘟嘟囔囔地唱的歌来了。

四个女孩子点了点头，就像是说出谜底似的，异口同声地唱道：“四片花瓣公主。

” “啊呀……公主？”

” 这么想着一看，几个女孩子的脸上是有那么一种非凡的气质。

见织布匠彻底叹服了，第四层的公主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的房间，就在这下面哟！”

每天晚上声音吵得我都睡不着觉！”

” “声音，什么声音？”

” “就是叮咛、叮咛的声音。

” 另外那三个女孩子也齐声叫了起来：“真的睡不着觉！”

” 说的倒也是，织布匠每天夜里都工作到相当晚。

“啊……可有那么响吗？”

” 自己织布机的声音一直响彻塔的第一层、第二层，这让织布匠怎么也想不通，可又不想多说什么了，就坦率地道歉说：“那就是我的不对了。

” 可女孩子们脸上的表情已经完全不把那当回事了，又朝织布机织出的布探出身子，七嘴八舌地问道：“在做什么哪？”

” 织布匠有点得意了：“旗子。

孔雀的旗子。

” 他答道。

“漂亮的鸟啊！”

开屏的美丽的孔雀，就要从这里一下子浮现出来了。

瞧啊，这是孔雀的脚……” 织布匠的话还没有说完，四个人的脸，就变得认真得叫人吃惊起来了。

很快，第一层的公主马上悄悄地凑到了织布匠的身边，耳语般地问道：“那是银孔雀吗？”

” “不，是绿的。

” 织布匠连看都没有看到过银孔雀。

说到孔雀，不是蓝的就是绿的，至多是紫色的。

这回，第二层的公主摇晃着耳环，热心地说：“织银色的吧！”

银色的！”

” 第三层的公主也说：“浑身上下全都是银色的。

## &lt;&lt;银孔雀&gt;&gt;

从冠子到翅膀、到脚都是银色的。

“是的，连声音都是银色的。”

第四层的公主说。

织布匠惊得目瞪口呆了：“连声音都是银色的？”

他叫道：“可你们知道孔雀是怎么叫的吗？”

听他这么一问，其中的一位公主把手贴在了胸口上，“布鸣——、布鸣——”地叫给他听。

织布匠不觉“啊呀”了一声。

因为这和白天塔下面常常响起的鸟叫声一模一样。

“是‘布鸣——、布鸣——’啊？”

原来那就是孔雀的声音啊！

这么说，这附近有好多孔雀呢。

织布匠感叹地点了好几次头。

公主们喜悦万分，一齐把手贴到了胸口，异口同声“布鸣——、布鸣——”地叫给他听起来。

织布匠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他问：“那么，银孔雀是怎么叫的呢？”

一刹那，四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露出了一种非常为难的表情，摇了摇头。

第四层的公主嘟囔了一句：“不知道啊。”

还没有见到过。

“那是当然了，根本就不可能有那样的孔雀嘛！”

听织布匠这么一说，第三层的公主飞快地说：“有！”

真的有！

那是孔雀的王子！

我们每天都在等待着银孔雀的到来。

说完，就把两只小手交叉到一起，出神地眺望起窗外来了。

看着她那个样子，织布匠突然冒出来一个奇异的想法：也许说不定，这些人是孔雀吧——不会是悄悄地活在这片原始森林深处的孔雀的化身吧？

当织布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曾经听人讲起过一到夜里，孔雀就会变成人的模样的传说。

孔雀是高贵的鸟。

是鸟中的贵族。

所以，如果雌孔雀变成人的模样，或许就会变成这样的公主吧……这么一想，再凝神看去，公主们的身上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感了。

稍稍歪过头或是沙沙地甩动长发的时候，四下里就会飘荡起一股谜一般的香木的香味。

还有，她们那睁得大大的眼睛里，有时一闪，会映出鸟的影子。

“你们的爸爸妈妈呢？”

织布匠轻声问道。

四个人一齐摇了摇头。

“那么，别的人呢？”

也就是说，什么家臣了、仆人了……”公主们异口同声地说：“现在，只有老仆一个人。”

（那么说，这座塔里只有四位公主和那个老人，没有别人了。）

啊啊，一定是正在走向灭亡的孔雀啊……）为了复兴正在走向灭亡的王国，那个忠诚的老仆也许想先要竖起一面旗子。

（原来如此。）

让塔顶上飘扬起孔雀的旗子，也许是要召集志同道合的同伴。

一直到今天为止，除了织布以外从未分过心的织布匠的心中，涌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疑问。

天真烂漫的公主们，围在织布匠的身边，一边晃晃悠悠地摇晃着耳环，一边热烈地说起了有关银孔雀的话题。

“说我们的爸爸妈妈，突然就不知去向了。”

## &lt;&lt;银孔雀&gt;&gt;

对了，准是银孔雀的缘故。

“就是。

说因为银孔雀实在是太美丽了，只要看上一眼，就无论如何也要跟在它后头飞走了。

“说所以爸爸妈妈才会把正在孵的四个蛋忘得一干二净，飞走了。

“说别的孔雀也全都跟在它后头飞走了。

“是。

说就像候鸟似的飞走了。

“简直就像摇响了玻璃铃似的，四个人的话停不住了。

于是……后来……是的是的，后来……就这样，说个没完没了。

织布匠头昏了，他用两手垫在额头上，趴到了织布机上。

“喂喂，织布匠！

“公主们齐声地呼唤起他来。

“我们也想见银孔雀，而且也想去远方。

“所以啊，在塔顶上竖一面银孔雀的旗子吧！

“那样的话，银孔雀准会来接我们。

“奇妙的是，渐渐地，连织布匠自己也变得想见银孔雀了。

至少，是在织出来的布上描绘一只开屏的银孔雀。

然而，这时他记起了与老人的约定，织布匠猛烈地晃了晃头，嘟囔道：“不不，那可不行！”

“不久，天空就发白了。

于是，公主们的话突然就停止了。

然后，用慌乱的眼神朝四周不安地扫了一圈，连声招呼也不打，就冲出了房间。

织布匠还愣在那里，公主们已经冲下楼梯，像是返回了各自的房间。

结果织布匠这一个晚上活儿也没有干成，觉也没有睡成。

织布匠一脸的疲惫，靠到了窗户上，无意中朝窗户下边看了一眼。

下边第四层的窗户边上，不是停着一只绿色的雌孔雀吗？

他探出身子一看，第三层的窗边也有一只，第二层的窗边也有一只，第一层的窗边也有一只……而最下边的地面上，是一只上了岁数、羽毛稀稀落落的雄孔雀，正摇晃着长长的尾巴，用炯炯有神的眼睛，目不转睛地仰望着天空。

织布匠吃了一惊，离开了窗户。

那天夜里，那个男人像往常一样送饭来了。

看着那个盘子，织布匠想：（这不就是孔雀吃的东西吗？

）这么一想，他就不能不产生了一种感觉，好像到今天为止连想都没想就吃下去的东西，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味道似的。

（吃了这样的东西，而且又是那么少的量，竟能活到今天呢！

）也许说不定，自己的身体不知什么时候被施了魔法了吧？

织布匠想。

每次来送饭的时候，老人都会瞅一眼织布机上的布，他是在确认织布匠那一天的工作。

脸上的表情，就俨然如同一个严厉的监工。

看上去，像是在专心地确认渐渐织出来的孔雀的颜色是不是绿色的。

而且，时不时地还会叮嘱一句：“孔雀的颜色，是绿色的唷！”

“这天，织布匠轻声地试着问道：“别的颜色不行吗？”

“你说别、别的颜色！”

“老人一脸惊愕的表情。

然后就铁青着脸，手腕瑟瑟地抖动着，朝着织布匠的身边逼了过来：“有、有别的颜色的孔雀吗？”

“织布匠没吱声，过了好一阵子，才小声地自言自语似的说：“比如说银色的。

“……”老人目瞪口呆地直勾勾地看着织布匠的脸，好半天，那满是皱纹的喉咙才“咕嘟

## &lt;&lt;银孔雀&gt;&gt;

”响了一声，呻吟似的说：“那是幻影啊！”

”他接着说：“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银孔雀。

那不过是和云、彩虹一样的东西。

是由于太阳和月亮的原因，在遥远的天空上闪现了一下、立刻就消失了的幻影啊。

可大家全都去追赶那样的东西去了，就只剩下了四位公主……而公主们又开始向往起银孔雀来了。

啊啊，绿孔雀的王国已经走向灭亡了……”男人用两手捂住头，蹲到了地上。

“啊啊、啊啊，就要灭亡了。

”织布匠可怜起他来了，蹲到了老人的边上，安慰似的小声说道：“可是您一个人，不是已经努力到今天了吗？”

”老人筋疲力尽地点了点头。

反正什么都被人知道了，现在再怎么惊惶失措也是没有用了。

“啊啊……”老人喘息着回答道：“我想在这里重现过去那个美丽的王国。

无数的绿孔雀在这里过着和平的日子。

啊啊，放着那样恬静的日子不过，究竟是向往什么样的生活，全都飞走了呢……”“为了把那些飞

到遥远的地方去了的绿孔雀召回来，我才想到要站在高高的塔顶上，升起一面王国的旗子。

而这，怎么也要借助人的力量，所以我去村子里叫人的。

一家一家兜过来，木匠呀、石匠呀……”“于是，织布匠您就选中了我。

”老人点点头。

“是啊！”

拜托你了。

要保证在旗子上织出的是绿孔雀！

”这时，老人的一张脸非常可怕。

织布匠的脊梁上突然划过一道寒气。

如果违约了，这个男人决不会饶过自己的吧？

而且，再也回不去村子了吧？

再也看不见弟弟的脸了吧……”男人似乎看懂了织布匠的心似的，说：“我一直都是王族的魔法师啊！”

”“魔法师？”

”“是的。

就连活着的东西的形状，我也能抹掉！

”可这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

男人马上又就换上了一副安详的面容。

“啊，这不过是说如果你违约了、织了什么银孔雀的话。

要是你照约定织完了绿孔雀，我会给你带上许多的礼物，把你送回到村子里去的。

”听到这里，织布匠稍稍放心了。

（可不！

不这样，我可受不了呀！

）织布匠有点害怕了。

他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即使是织错了，也不能织成银孔雀。

当老人看清楚了挂在织布机上的线是绿色的之后，一脸放心的表情，走出了房间。

织布匠又静静地开始干起活儿来。

可是，还没过去一个小时，那四位公主就又一拥而入。

公主们像昨天晚上一样，凑到织布匠的身边，朝布上看去。

可四个人马上就撅起嘴，不满地问道：“银孔雀呢？”

”“……”“喂，银孔雀还没织好吗？”

”被这么一问，织布匠的心就变得像枯萎了的花一样。

他耷拉着脑袋，含糊地应了一声，心一点点地疼了起来。

## &lt;&lt;银孔雀&gt;&gt;

四位公主每天晚上都会来嚷上一阵子。  
有时，还会带来一大堆熟透了的芒果，劝织布匠吃。

“我哪有工夫吃那玩意儿啊，正忙着哪。”

织布匠这么一说，公主们哈哈地笑了起来，轮流剥开芒果的皮，送到织布匠的嘴巴里。然后，又在他耳边说起银孔雀的话来了。

一说起银孔雀来，四个人的眼睛里就都充满了一种向往。  
看着那一双双眼睛，织布匠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憋闷。

很快，织布匠就有了这样的想法：自己干脆变成银孔雀算了——如果自己能变成那样一只威风凛凛的鸟，就是抛弃了人的生活也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是的，连织布匠自己都没有察觉，他已经喜欢上四位公主了。也不是说特别喜欢四个人里的哪一个，只不过是四位公主围在中间，织布匠就有了一种坐在芬芳的花园里的感觉，心都会颤抖起来。

一听到那活泼的笑声，就心神不定地工作不下去了。

而且，他不止一次认真地想：要是自己变成了她们那么向往的银孔雀的话……然而，这样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织布匠闭上眼睛，摇了摇头，想抖掉这个无聊的梦似的。

公主们轮流在他耳边喃喃细语：“喂，求你了，织银孔雀吧！”

你不用怕老仆呀！”

“是的呀。”

只要让银孔雀的旗子在塔顶上飘扬起来，真的银孔雀就会来接我们了！”

“那样的话，这回老仆也不会无动于衷了啊！”

“会和我们一起飞走了！”

丢下这片森林，大家一起飞到那个辽阔辉煌的国度去吧！”

辽阔辉煌的国度——一听到这个词，织布匠的胸就膨胀起来了。

啊啊，自己也曾有过那样的幻想啊。

和弟弟一起去海边，躺在沙滩上的时候，就曾想过丢下这个小岛，去海对面那个不知道的国度……

于是这时候，织布匠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在一块布上，同时织上绿孔雀和银孔雀。

织布匠想到的，是没有相当手艺的手艺人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也就是说，反面用银色的线来织、正面用绿色的线来织。

这样，织好了的那块布的图案，如果从正面看是绿色的，从反面看则是银色的。

然后，只给老人看正面的孔雀，再翻过来，给公主们看银孔雀。

想到了这个既能救自己的命，又能实现可爱的公主们的愿望的方法，织布匠的心里好受多了。

“喂！”

织布匠冲公主们搭话道：“怎么样？”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在这里为你们织银孔雀了，不过我们说好了，没有完工之前，希望你们不要来看我干活儿了。

你们在边上盯着看，我没办法集中精神。

公主们默默地面面相觑了一会儿，齐声问道：“真的？”

“真的能织出银孔雀来？”

“肯定是银孔雀？”

“不会错吧？”

“说好了啊。”

织布匠发自内心地果断回答道：“啊，说好了，不会错的。”

从那天以后，织布匠就埋头苦干起来了。

要在块布上，同时在正面和反面织出不同颜色的孔雀，而且还要做到无论是从哪一面来看，都要像从正面看一样的精美——这是迄今为止，从未尝试过的难度极高的技法。

## &lt;&lt;银孔雀&gt;&gt;

即使是手艺高超的织布匠，也常常会织错了再改正，改正了再改正，进展非常缓慢。

而不知不觉地，他就陷入到了一种入迷的状态之中。

织布匠的一颗心，慢慢地都倾注到了一只孔雀上。

一只一个身体却拥有绿色和银色两个身影的美丽的鸟上……不，说真心话，织布匠的一颗心都倾注到了反面的那只孔雀上——那只摸索着织出来的银色的鸟上。

那就像是眼睛看不见的人，用心灵的眼睛做出来的东西一样。

那一根根描绘银孔雀形状的线上，都充满了织布匠的爱情和梦想。

老人每天晚上都来。

可织布机上的孔雀，不管什么时候看，全都是绿色的。

除了展开的羽毛上散落着黑色和银色的圆形图案之外。

老人就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那圆形图案所用的银线，一直连到了布的反面，正在秘密地织出银孔雀的身影。

“干劲真足啊！”

老人说。

但织布匠没有应声。

他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随着工作的进展，织布匠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他愈来愈没有食欲，人也渐渐地瘦了下来。

不久，织布匠就不让老人再来送饭了。

说是绿孔雀就要织好了，请放心，希望这段时间不要再来了。

老人愉快地接受了织布匠的请求。

塔上第五层的织布机的声音，昼夜不停地响着，从不停歇…… 这样过去了有多少天呢？

一天晚上，织布机的声音“嘭”地中断了。

一瞬间，陷入到了一种死寂之中。

很快，四位公主就猛烈地敲起织布匠房间的门来了。

“织布匠！”

织布匠！

“银孔雀织好了吗？”

“开开门行吗？”

“进来行吗？”

里面没有人回答。

四个人把耳朵贴到门上，又喊了起来：“织布匠！”

织布匠！

“房间里鸦雀无声。”

“织布匠一定是还在生气哪！”

第一层的公主说。

“不，织布匠睡着了。”

第二层的公主说。

第三层的公主害怕地嘀咕道：“不不……说不定织布匠已经死了……” 四个人打了一个冷战，惨白的脸互相看着，然后，把门打开了一条细缝，朝里头望去，从她们的嘴里发出了尖叫：

“织布匠消失啦！”

“里头没有织布匠。”

连一个影子都没有。

就像草上消失的露水一样，织布匠不见了。

可就算是逃走了，也太快了啊。

织布机的声音停下来，也不过就是那么一两秒钟之内的事啊。

四位公主一冲进房间，就目不转睛地看起刚刚织好、还挂在织布机上的布来了。

## &lt;&lt;银孔雀&gt;&gt;

布上的孔雀，展开了美丽的绿色的羽毛。

没有错，这正是王国的旗子。

四位公主被那灿烂夺目的色彩迷住了，她们把布从织布机上取了下来。

然后，无意中把布翻了过来，不由得睁大了眼睛。

上面是一只开屏的美丽的银孔雀。

那是一副多么高贵的样子啊！

那冠冕，就犹如精美无比的工艺品。

展开的羽毛的尖儿，就犹如雪白的浪花。

而那双眼睛，是活的！

黑亮黑亮的，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远方。

公主们连呼吸都忘记了，用充满了向往的眼睛，盯着银孔雀。

“如果把这面旗子插到塔上，真的银孔雀就会来了。

” “ 暖暖，一定会来接我们的。

” 四位公主拿着旗子，冲出第五层的房间，跑上了塔那漆黑的楼梯。

往上，再往上，是卷得像贝壳一样的螺旋状的楼梯。

四位公主那轻盈的脚步，就像几片花瓣似的，连声音都没有，就爬到了塔的顶上。

那个老人远远地落在她们身后，蹒跚地往上爬去。

塔上悬挂着一轮黄色的满月。

四位公主在塔顶上把旗子高高地竖了起来。

旗子在风中猎猎作响。

旗子上的绿孔雀面向西方，银孔雀面向东方。

突然，东面的孔雀“布鸣”地叫了一声。

千真万确，是那个织布匠的声音。

“ 哎哎？

” 公主们互相对视了一眼。

“ 银孔雀叫了啊。

” “ 用织布匠的声音叫了啊。

” 啊啊，不知道什么时候，织布匠的身体、还有灵魂都被布里的银孔雀给吸进去了！

“ 织布匠！

织布匠！

” 公主们异口同声地试着叫道。

于是，布里的银孔雀闪着光，“布鸣——、布鸣——”地叫了起来。

银孔雀目不转睛地瞅着黑森林的远方，很快就张大嘴巴，唱起了这样的歌：“银孔雀是大海的波浪。

” “ 什么？

” 公主们吃惊地向远方望去。

然后，她们就放声欢快地尖叫起来：“有银孔雀啊！

瞧啊，就在那边！

” 四位公主手指的地方，是月光照耀下的远远的大海，闪烁着银色的光辉。

“ 银孔雀是大海的波浪。

” 大海和着银孔雀的歌声，轻轻地摇晃着。

那是织布匠的灵魂唤来的幻影吗？

还是月光在恶作剧，让人看见了不可能看见的遥远的大海呢……黎明的大海，像是大口地喘了一口气似的，涨了起来。

“ 瞧，来接我们啦！

” “ 银孔雀来接我们啦！

” “ 来啦！



## <<银孔雀>>

“ 来啦！

“ 四位公主“哗啦哗啦”地摘掉了耳环。

然后，头发上的花一朵接一朵地落到了脚下，一眨眼的工夫，就变成了孔雀的模样，一只接一只地飞走了。

向着遥远的大海，向着那银色的波浪—— 留在塔上的老人，呆呆地目送着那几个身影。随后就失望地垂下头，摇摇晃晃地走下塔来。

一只老迈的孔雀，“布布”地啼叫着，消失在了森林的深处。

那之后，一个多月过去了。

一个十岁左右的赤身裸体的少年，来到了这里。

“ 哥哥！

哥哥！

” 少年一边呼喊，一边在森林里转来转去。

不久，他就在前头发现了一株大得惊人的榕树。

那树足有二十米粗吧？

枝繁叶茂，就像一只巨鸟或是一头野兽一样。

这株树的树梢上，飘舞着一面奇怪的旗子。

旗子的一面是绿色的，一面是银色的，不过上面究竟画着什么呢？

因为实在是太高了，看不见。

旗子在风中摆动着，唱着歌： “ 银孔雀是大海的波浪， 银孔雀是大海的波浪。

”

## <<银孔雀>>

### 编辑推荐

《银孔雀》讲了七个奇异的故事，一天，被一群女孩子叫去织一面旗子的织布匠突然冒出来一个奇异的想法：也许说不定，这些人是孔雀吧？

不会是悄悄地活在这片原始森林深处的孔雀的化身吧…… 《格林童话》般的永恒经典，《小王子》般的温馨伤感。

你不曾读过让人热泪盈眶的《狐狸 的窗户》吗？

那么，2004，让我们一起分享感动了日本千万少年与成人的安房直子童话吧！

安房直子，日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日本女子大学国文科毕业。

1969年发表成名作《花椒娃娃》，获第三届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新人奖，从此走上了幻想小说创作之路。

其作品如同“在院子的一隅默默地开放的花朵”，她的作品最大的特征是想像，是“将现实沉入幻想世界的底层，很难划分出一条明晰的现实与幻想的分界线”。

她说她喜欢写幻想小说，是因为太喜欢在幻想与现实的境界之间那种微妙地变化着的彩虹一般的颜色了。

她说描绘那个境界线，让她着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